說帖

道光十三年分

0146E

陝西司　道光十三年分

查律載共毆人致死下手致命傷重者絞監候又例載兇悪棍徒無故生事行兇擾害被害之人登時忿激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各等語此案楊乃積因在伊表兄趙學冨家傭工趙學冨與趙應高同姓不宗趙應高窺趙學冨家道寛裕人亦長厚起意訛詐賴稱趙學冨借色穀三石立逼交還並將趙學冨揪毆經人勸令量給色穀而散後村衆與趙應高公同宰羊酬神趙應高一人將羊肉皮張携去衆往索討不

給反向詈駡並因趙學冨是日未經前往疑係趙學
冨主使村衆索羊隨至其家打鬧用鞭桿將趙學冨
毆傷後趙應高又至趙學冨家欲借銀一千兩吵鬧
適楊乃積自地回歸解勸被趙應高斥䕶詈駡毆傷
趙學冨畏凶給錢二千文走散嗣趙應高復至趙學
冨家訛詐趙學冨趨避趙應高稱趙學冨係伊契買
家奴欲攆其夫婦出外騰交房産並將趙學冨之妻
李氏揪毆楊乃積解勸趙應高即揪住楊乃積辱駡
適趙學冨同母異父弟李老幅唱勸趙應高又撲向

李老幅毆打楊乃積因無故屢被毆詈忿激與李老幅各用木棒楸柄將趙應高毆傷身死該撫將楊乃積依棍徒生事擾害之人登時忿激致死例擬以滿徒等因咨部查毆死兇惡棍徒問擬徒罪之例係指被害之人登時忿激致斃者而言若犯非被害之人即不得濫行牽引今趙應高屢次向趙學富訛索擾害固屬棍徒惟共毆致斃趙應高之楊乃積係趙學富表弟並非被害之人即其兩次被趙應高毆詈亦不過尋常鬥毆究與實在身受擾害者有别自應仍

陝西司

楊乃積

照共毆致死本律擬抵該撫將楊乃積照被害之人
登時毆死棍徒例擬徒殊未允協罪關生死出入本
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另行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
議

直隸司

恩赦其從前所犯原案咸予
赦除免其併計並免刺字有犯仍以初犯論又道光十一
年正月十二日恭逢
恩詔查辦竊盜人犯經本部覈明定例通行各省內稱竊
盜到官如在本年
恩旨以前者無論初犯再犯三犯凡應免者概免刺字前
刺之字應予起除各等語此案王三于道光七年夥
竊牛隻被獲問擬枷杖刺臂又于九年間獨竊牛隻

被獲問擬枷杖刺面復于十一年七月間夥竊二次
計賍均在十兩以下該撫將該犯依竊盜三犯銀不
及十兩例擬流等因咨部本部查王三初犯再犯三
犯之案核其行竊年月俱在道光十一年正月十二
日
恩詔以前如於
赦前到官例得免其併計此次犯竊應以初犯論乃該撫
並未將該犯初犯再犯之案到官是否在
恩旨以前及應否免其併計之處分晰聲明率依三犯問

擬滿流殊屬含混罪關出入本部未便率覆應令該
撫詳細查明妥擬報部到日再議

湖廣司

該撫奏稱朱林倡係因瘋砍傷朱小崽身死照鬥殺

律擬絞監候秋審緩決八次恭逢道光十一年正月

十二日

恩旨查辦死罪人犯以其瘋病殺人應再監禁五年查看

瘋病不復舉發再行核辦查尋常鬥殺問擬絞候人

緩決三次即邀

恩減流復恭逢

恩旨並可累減該犯朱林倡自入道光五年秋審以後八

湖廣司　朱林倡

年十年兩次查辦減等恭逢十一年
恩旨若非因瘋殺人永遠監禁業經累減早出囹圄今越
獄脫逃自未便援照尋常緩決絞犯之例加擬情實
惟遍查律例並無作何治罪明文似應比例定擬朱
林倡應請比照瘋病殺人擬絞緩決人犯監禁五年
後不復舉發遇有親老丁單題請留養倘釋放後復
行滋事仍永遠監禁不准再予釋放例永遠監禁即
或病痊不准再予釋放等語查朱林倡係因瘋殺人
照鬥殺律擬絞恭逢

恩旨

奏准俟監禁五年後查辦減等之犯與尋常緩決人
犯不同今於監禁年限未滿之時越獄脫逃自未便
照尋常緩決人犯一例改擬情實惟例無作何治罪
明文旣據該撫酌擬永遠監禁應如所奏辦理朱林
倡應仍照原犯罪名擬絞監候永遠監禁即或病痊
不准釋放

湖廣司

朱林倡

何南司

查例載妻妾悍潑逼迫其夫致死者擬絞立決若衅起口角事涉微細並無逼迫情狀其夫輕生自盡者照子孫違犯教令致父母輕生自盡例擬絞監候等語此案李申氏因夫李全生外出將米豆磨麪做糕携回家探望給其父申舉食用李全生回家查知即以李申氏不顧生計艱難私做人情之言向伊抱怨李申氏不依吵嚷李全生走避歇手嗣李申氏因無糧食囑令李全生打算食用李全生不理李申氏生

何南司　李申氏

氣吵鬧立逼李全生買米並向撞頭撒潑詎李全生
因被逼鬧氣忿莫釋服毒命該撫將李申氏依妻妾
悍潑逼迫其夫致死例擬絞立決等因具題臣等查
妻妾逼迫致夫輕生之案必其被逼自盡之時實有
悍潑難堪之狀方照例擬以立決若祗因口角細故
起釁並無實在悍逼情事則應案例擬以絞候其情
節有輕重不同故擬罪有立決監候之別令李申氏
因無糧食囑令伊夫李全生買米食用迫李全生不
理該氏始向吵嚷揆其起釁之由實因李全生不允

買米所致不得謂非口角細故即其撞頭撒潑亦屬
婦女恒情且因無食而急欲買米其情自迫於尋常
未便即科以悍逼之罪至該氏私將米豆攜回母家
經李全生查知抱怨該氏不依吵嚷李全生走避雖
似有恃强潑鬧情形第時隔數日事已寢息亦與現
在起衅情節無涉惟查李全生自盡之時如果非被
逼忿急何至遽欲戕生李申氏是否因無米食用情
急爭吵抑或另有事端任意肆鬧確有悍逼情狀原
題供勘內未據聲敘明晰該撫遽將李申氏擬以絞
何南司　李申氏

決殊未允協案關立決監候出入 臣 部碍難率覆應
令該撫研究確情按例妥擬具題到日 再議

江蘇司

查道光十一年六月十六日欽奉

上諭嗣後令各督撫及地方道府州縣等官出具署內並無買食鴉片烟各甘結於每年年終彙奏一次等因欽此欽遵在案恭繹

諭旨內署內二字係專指現任官員而言其候補試用人員並無衙署即不在出結之列至各屬佐襍及衛帮備弁既係現任官員自應一例責令出具署內並無買食鴉片烟甘結惟人數衆多若概令將所具印結

詳司彙報未免事涉紛繁茲據江蘇安徽各巡撫請
將候補試用人員毋庸責令出結並酌議佐雜教職
及衛帮倫弁出結章程咨部本部覆加查核尚屬周
密簡便應如該撫等所咨嗣後各屬佐雜教職各員
應具署內並無買食鴉片烟印結責成各廳州縣取
齊存案由該廳州縣出具署內及所屬各官並無買
食鴉片烟總結申送該管府州出具總結送司其司
道府州各屬首領丞倅佐雜教職各官應具前項印
結亦責成該管司道府州取齊存案即由各該司道

府州出具署內及所屬各官總結送司至各衛帮俻弁應具鈐結亦令該管守俻取齊存案由各衛守俻出具總結申送粮道衙門取齊移司均由臬司彙核同藩司印結詳送該督撫彙核咨部其候補試用人員均毋庸令其具結以省案牘至道府年終出具所屬並無種賣鴉片烟切實印結報明該督撫每年具奏一次立法已屬簡要毋庸另議相應咨覆江蘇安徽巡撫並通行各直省查照畫一辦理可也

江蘇司　通行

四川司

查律載弟毆胞兄死者斬又例載期親弟妹毆斃罪犯應死兄姊與王仲貴案內情節未符者仍照毆死尊長情輕之例照律擬罪夾簽聲明各等語此案鄭倡沅因鄭倡候係伊同父異母之兄服屬期親柳氏係鄭倡侯繼母鄭倡沅係鄭柳氏所生伊父鄭遠浩因鄭倡侯不務正業給錢分出另居侯鄭倡候將分得錢文花盡時常往求鄭遠浩添給鄭遠浩未理嗣於夜間鄭倡沅聽聞撬壁聲響知有窃賊携棒出看

見有一賊撬空墻壁鄭倡沅未經認明聲喊捉拏用棒毆傷賊人左肐肘賊人逃跑鄭倡沅又連毆賊人左腿賊人叫罵鄭倡沅聽係鄭倡侯聲音當即住手時鄭柳氏攜竹簽擔走出問知斥罵鄭倡侯不服頂撞鄭柳氏用竹簽擔戳傷鄭倡侯左眉等處鄭倡侯奪過簽擔毆傷鄭柳氏左額角並將鄭柳氏撳跌倒地鄭倡沅攔阻鄭倡侯即用簽擔向伊毆打該犯用棒嚇毆致傷其左乳殞命該督聲明鄭倡沅係屬有心干犯雖鄭倡侯毆傷繼母罪犯應死而鄭倡沅所

毆鄭倡候左乳重傷情非救親亦非勉從母命將鄭
鄭倡沅依弟毆胞兄至死律擬斬立決等因具題　臣
等查毆斃罪犯應死胞兄之案例不論是否救親情
切及勉從母命均應夾簽聲明者誠以死係罪犯應
死之人毆之者即非無故逞兇干犯故照律擬罪仍
酌予夾簽以示情法之平今鄭倡沅胞兄鄭倡候黑
夜撬門行竊將繼母鄭柳氏毆傷實屬罪犯應死鄭
倡沅前毆數傷確係犯時不知後一傷亦因目擊伊
母受傷倒地攏前攔阻所致與無故逞兇干犯者不

四川司　鄭倡沅

同自應援例聲明聽候　夾簽乃　該督輒因其情非救
親亦非勉從母命聲明實屬有心　干犯核與定例不
符罪關出入　臣部未便率覆應令　該督詳核案情妥
為聲敘具題到日　再議

四川司

查例載竊盜雖離盜所而臨時護贓格鬥殺人者不論所殺係事主隣佑為首擬斬立決其傷人未死如刃傷者首犯擬斬監候又竊盜拒捕刃傷事主依例分別問擬斬絞外若傷非事主但係刃傷仍照律加本罪二等問擬各等語此案胡超因起意行竊夜至劉幗玉店外由篾壁爛孔鑽進卧房竊得錢七百餘文揣入懷內又至劉幗玉枕邊竊拏衣物被劉玉驚覺喊捕胡超逃躲隣人吳琢院內竹林吳珍聞喊即

同工人唐伸點燈趕至瞥見捉拏胡超情急特刀砍
傷唐伸左手背復劃傷吳珍右手指當被捉拏吳珍
等傷俱平復該督以該犯雖離盜惟贓錢在懷係屬
護贓將胡超依竊盜雖離盜所而臨時護贓格鬥不
論事主鄰佑傷人未死刃傷例擬斬監候等因具題
臣等查竊盜臨時護贓拒捕例內惟首節殺人之下
聲明不論所殺係事主鄰佑擬斬立決其後節傷人
未死之下並無不論所傷係事主鄰佑之文則遇有
竊盜護贓刃傷鄰佑者自不得概行援引致與例意

不符況罪人拒捕門內明言竊盜拒捕刃傷事主依
例分別問擬斬絞若傷非事主但係刃傷仍照律加
本罪二等問擬是竊盜拒捕刃傷之案必傷係事主
方可依例擬以斬絞其傷非事主只應加本罪二等
例內業有專條引斷豈容牽混今胡超行竊事主鄭
幗玉家刃傷吳珍等二人雖贓錢在懷尚未丟棄惟
業經逃入隣人院內竹林所傷之人一係事主隣佑
一係隣佑雇工均非事主可比且業經平復自應將
胡超依竊盜拒捕傷非事主但係刃傷加本罪二等

四川司

胡超因

例擬徒係
赦後復犯加等擬流乃該督節取竊盜護贓殺人例內不
論所殺係事主鄰佑之文將該犯擬以斬候實屬誤
會例意罪關生死出入　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督按
例另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直隸司

查例載觸犯父母呈送發遣之犯若遇犯親病故許親屬呈報該籍行知配所督撫將軍查核原案祇係一時偶有觸犯尚無怙終屢犯重情並察看本犯果有聞喪哀痛迫切情狀各督撫將軍咨報刑部核明奏請釋放若本係桀驁性成屢次觸忤干犯致被呈送發遣情節較重之犯俱不准釋回等語此案趙老前因嗜酒遊蕩經伊父趙英呈請發遣因在配思親情切逃回被獲恭逢道光十一年正月十二日

恩旨
查詢犯親情願領回將該犯枷責釋放嗣該犯復在
外飲醉回歸趙英氣忿復呈請發遣將該犯依例枷
號兩箇月仍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實屬怙終
屢犯與例稱一時偶有觸犯者不同雖據該督咨稱
該犯在監聞知伊父病故實有哀痛迫切情狀亦應
照例不准釋回相應咨覆該督可也

浙江司

查律載鬥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
又保辜限期他物傷限二十日平復破骨者限五十
日又例載鬥毆傷人辜限內不平復延至他物限外
十日之內破骨限外二十日內果因本傷身死情正
事實者方擬死罪奏請
定奪此外不許濫擬瀆奏各等語此案鮑代榮因無服族
凡鮑透榮之胞叔鮑叔貞在宗祠內晒晾草子鮑代
榮因其蹧蹋宗祠將草子搬棄河內鮑叔貞查知邀

浙江司　鮑代榮

鮑透榮往向鮑代榮理論致相爭吵鮑透榮向鮑代
榮扑毆鮑代榮用防夜鉄鎗毆傷鮑透榮腦後偏左
等處潰爛殞命該撫將該犯衣同姓服盡親屬相毆
至死以凡論鬥殺者絞律擬絞監候聲明該犯用鉄
鎗頭毆傷鮑透榮腦後驗已結痂平復惟鎗柄所毆
偏左一傷潰爛計自六月初十日毆傷起至七月初
二日因傷身死係在他物傷保辜正限二十日外餘
限十日之內相應照例聲明請
旨定奪等因臣等查他物傷保辜例限二十日平復其傷

至破骨者則應限五十日平復今鮑代榮用鎗柄毆
傷鮑透榮越二十一日身死如果傷未損骨自應依
他物傷限外身死之例擬絞奏請
定奪如傷至骨損則尚在破骨傷保辜五十日正限之內
即應依律擬絞入於秋審辦理不得濫行聲請乃撿
閱該省原驗鮑透榮屍格僅稱致命偏左木器一處
斜長一寸六分寬七分深三分皮開潰爛其有無骨
損之處未據聲叙碍難懸揣況偏左部位皮骨相連
業經深至三分難保不損及其骨該撫率將鮑代榮

浙江司　　鮑代榮

擬絞援例聲請殊屬含混罪名出入攸關户部未便
率覆應令該撫查明卷宗提集原驗刑仵人等再行
研鞫務將有無骨損之處聲敘明晰按例妥擬具題
到日再行核覆

安徽司

刑部謹

奏為遵

旨詳查例案酌定條款具奏事竊臣部議覆安徽巡撫鄧

審奏差役陳堂之子陳培私代辦公逼斃行户何鐸

一案將陳培酌擬實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等

因於道光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當經咨行該撫遵照去後續據內閣抄

出仝日奉

安徽司　陳培

上
諭向例蠹役嚇詐致斃人命不論賍數多寡問以絞
監候其差役因公逼斃人命及差役子姪親屬私代
辦公逼斃人命之案作何治罪律例並無明文因思
人命至重必 期按律定斷用照詳慎若以罪無正條
援引比附恐致畸輕畸重易啓高下其手之斃內外
大小衙門書吏差役藉稱因公輒自拘押罪人多方
嚇逼倘其人罪不至死因而斃命即便訊無得受賄
贓其情甚屬可惡至使役子姪親屬本身並未充當
乃私代辦公逼斃人命更出情理之外尤屬可惡著

法故向来成案均徒重比例量減問擬滿流原係衡
情酌斷然與其比例量減辦理恐致兩歧誠不如另
立專條引斷可期畫一至差役子姪親屬係並無名
字在官之人私代辦公已屬大干例禁况因私代辦
公之故逼斃人命誠如
聖諭更出情理之外尤屬可惡自應即照現在 臣 部議覆
安徽省陳培之案明定科條以昭懲創 臣 等公同商
酌應請嗣後各衙門差役逼斃人命之案即訊無詐
贓情事但經藉差倚勢凌虐嚇逼致令忿迫輕生者

安徽司 陳培

俱照蠹役詐贓斃命例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至
差役子姪親屬私代辦公逼斃人命除訊係詐贓起
衅仍照蠹役詐贓斃命例一體問擬外其非衅起詐
贓者均實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如此另立專
條庶例文較為詳慎援引者可無畸輕畸重之虞矣
如蒙
俞允
臣部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一體遵照並於下屆修例
時纂入例冊永遠遵行此案於十一月二十日抄出
到部合併聲明所有 臣等公同詳查酌定條例緣由

刑部詳查例案酌定條款將來引用時庶免枉縱奏
准後纂入則例永遠遵行欽此仰見我
皇上明罰勅法慎重人命之至意臣等不勝欽佩伏查
律載因事威逼人致死者杖一百若官吏公使人等
非因公務而威逼平民致死者罪同又例載蠹役恐
嚇索詐計贓至一百二十兩者照枉法擬絞如有嚇
詐致斃人命不論贓數多寡擬絞監候若係拷打身
死者照故殺律擬斬監候又正身衙役違禁私帶白
役者杖一百革役如白役犯贓照衙役犯贓例治罪

安徽司　陳培

各等語是差役詐賍斃命及非因公務威逼人致死
均有治罪專條惟差役因公逼斃人命並差役子姪
親屬私代辦公逼斃人命作何治罪律例並無明文
檢查 臣部辦理成案凡差役因公逼斃人命者俱係
於蠹役詐賍斃命擬絞例上量減擬流其差役子姪
親屬私代辦公逼斃人命從前並無成案可查伏思
在官人役理應守法奉公乃敢藉奉差之名任意凌
虐嚇逼致令罪不至死之犯忽迫輕生若因其尚非
衅起詐賍僅科以威逼致死擬杖之條未免情浮于

謹恭摺具
奏請
旨伏乞
皇上聖鑒
訓示謹
奏

安徽司

陳培

江蘇司

查例載徒犯未經發配以前告稱父母老疾應侍家
無次丁者查明報部俱准存留養親若甫經到配告
稱留養者配所一面收管一面行查取結報部將該
犯解籍留養等語是徒犯留養必實係未經起解以
以前或甫經到配之時方准查辦其已經到配安置
者向無查辦之例此案王和尚因糾同沈幅受等冐
巡禁貨搶奪事主葉雍船上洋錢衣物審將該犯照
搶奪財物律擬徒發配交保收管係屬業已到配安

江蘇司 王和尚

置之犯例不查辦留養未便因具在配脱逃轉予查
辦致失情法之平該撫將該犯依徒役限内而逃律
杖一百仍發原配從新拘役並聲明該犯親老丁单
照例枷責發落存留養親核與定例不符應令該撫
將該犯照律杖一百仍發原配從新拘役不准留養
餘均如該撫所咨完結

四川司

查律載鬥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
又犯罪拒捕殺所捕人者斬監候各等語此案王遇
奎因與吳泗連大功堂兄吳庭章之妻歐氏通姦吳
庭章利資縱容嗣王遇奎無錢帮給復至吳庭章家
欲與歐氏續姦吳庭章不許欲將王遇奎推走王遇
奎欲毆吳庭章走出王遇奎慮其邀人捉姦即回家
內吳庭章往向吳泗連告知情由央其理論吳泗連
即斥吳庭章之非並因事關顏面欲將王遇奎攆逐

四川司 王遇奎

即與吳庭章尋見王遇奎向斥王遇奎罵其多管吳
泗連用拳向毆王遇奎順用尖刀戳傷吳泗連右手
腕等處殞命該督將王遇奎依鬥毆傷人律擬絞監
候等因具題 臣等查本夫有服親屬皆許捉姦如因
義忿捉姦致被姦夫毆斃者向均依罪人拒捕殺人
律定斷不得僅與凡鬥同科今王遇奎與吳泗連大
功堂兄吳庭章之妻歐氏通姦本屬有罪之人而吳
泗連又係例許捉姦親屬其於吳庭章縱容歐氏與
王遇奎通姦並不知情一經吳庭章向其告知即因

事關顏面欲將王遇奎攆逐實係激於義忿設使吳
泗連將王遇奎毆斃不得不以擅殺定擬則其被王
遇奎刃傷殞命自應坐王遇奎以拒捕殺人之罪該
督將王遇奎照凡鬪問擬殊未允協罪關斬絞出入
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督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安徽司

查律稱捐傷於人自首得免所因係指因姦因盜等項有犯殺傷者而言若無因可免之案自不得曲為開脱致滋輕縱今宗保柱係潁屬兇徒結夥持械毆人成傷與因姦因盜等項有犯殺傷者不同雖據畏罪自首亦屬無因可免自應仍案本例問擬該撫以該犯自首免其結夥持械之罪僅依兇器傷人例擬發近邊充軍係屬錯誤應即更正宗保柱應改依潁州府屬兇徒結夥三人以上執持器械傷人不分首

徒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例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

餘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云云

此案首犯劉丹桂

浙江司

查道光十二年六月本部議覆前任兼管順天府尹
申　等條奏摺內將嗣後在京在外應行追贓人犯
照原定例文酌減限期聲明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一
體遵照辦理等因奏准咨行在案至摺內所稱查辦
留養之犯毋庸守候部文一節係專指本部現審案
內擬准留養人犯完結後發交順天府查明親老丁
單之處是否屬實再行分別枷責發配者而言並不
在通行遵照之列茲據該撫咨稱浙省辦理聲請留

浙江司　通行

養案犯無論斬絞遣軍流徒向係等候部覆始行枷
責發落今奉前因除遣軍流徒向係等候部覆始行
枷責發落今奉前因除遣軍流徒留養人犯一經審
定詳咨即照新例枷責發落外至舊事緩決斬絞入
犯情罪已定遇有聲請留養者例應專案具題應否
於院司審明取結後照遣軍流徒一體辦理即行發
落之處未奉指明恐致舛錯咨部示覆等因查各省
辦理留養案件不特斬絞監候重犯未入秋審者應
由本部核定後進呈

黃冊已入秋審者應由本部核定後專疏具題恭候
欽定即遣軍流犯並有關人命徒犯亦無不專咨報部候
部核覆蓋留養雖有專條案情斷難一致有各省擬
以不准留養經本部核其情節較輕改為准留者即
有各省擬以准其留養經本部核其情節較重改為
不准者亦有各省擬准留養之犯經本部核其情節
支離駁令另行審擬者斷無未准部覆遽將留養人
犯先行發落之理且查本部上年原奏內通行遵照
數語係綴於追贓限期之後至查辦留養一條僅聲

浙江司

通行

明應如該府尹所奏辦理並無通行遵照之言不致
牽混乃該撫並未詳繹本部原奏輒將遣軍流徒留
養人犯先行發落實屬錯誤誠恐各省亦有似此誤
會者相應通行各直省一體查照辦理可也

江西司

為片查事查督捕則例內載凡外省駐防及續順公鎮海將軍等處逃人屬公及將軍者赴該衙門投遞逃牌等語例內續順公及鎮海將軍現在內外旗員中有無似此官名抑或從前有此官名續經裁改及於何年裁改之處相應片行值年旗希即詳細查明迅速咨覆過部以憑核辦可也

直隸司

查鄒培林等共毆安亮身死該犯供係在逃之馮兆林下手傷重將該犯照餘人擬杖雖據供親老丁単惟正犯在逃未獲難保非特無質証狡供避就是該犯應絞應杖罪尚未定自應據供擬罪照例監候待質未便將該犯先行留養鄒培林一犯仍照例監候待質其留養之處應候限滿正犯有無弋獲再行照辦理逸犯馮兆林等應令該撫嚴飭勒緝務獲照例辦理可也

江蘇司

刑部為片覆事准戶部咨據護理湖北巡撫衍　咨
漢川縣在配軍犯梁煥章因道光十一年被水災黎
困苦自願捐錢三千串棉衣五百件以助賑濟將該
撫原咨片送刑部核辦等因前來　查捐賑事宜
事隸戶部至在配軍犯如有遇
赦及脫逃有關罪名等事向由本部酌核辦理今軍犯梁
煥章係因捐賑出力經該護撫咨明戶部請加獎勵
與罪名無涉本部無可核辦相應將原咨送回戶部

江蘇司　梁煥章

由戶部自行辦理可也

廣東司

查例載游手好閑不務正業之流自號教師演弄拳棒教人射利惑民者一經拏獲將本犯杖一百流三千里隨同學習者杖一百徒三年等語又道光十二年十月間臣部議覆安徽巡撫鄧　奏匪徒專習鎗手酌定治罪專條一摺內稱嗣後安徽省毆傷人之案如有自稱鎗手受雇在場幫毆者雖未傷人即照自號教師例杖一百流三千里並未受雇幫毆但學習鎗手已成者杖一百徒三年等因奏准在案茲據

該督等奏稱該省械鬥案內受雇之鳥鎗手即俗稱爛崽平日演習鎗銃專以助鬥為案糾鬥之案多由該匪徒慫恿而成實為風俗之害應嚴立科條俾知儆懼等因係為嚴懲兇徒整飭地方起見查自稱鎗手受雇幫毆及學習已成尚未幫毆分別從嚴治罪之處上年安徽省業經酌議章程奏准遵行廣東與安徽事同一例自應仿照定擬惟是近來共毆案內火器殺傷人之犯廣東安徽而外如廣西福建江西等省亦所時有其中即難保無演習鎗手受雇幫毆

之人與其隨時懲辦引斷恐致參差不如明定專條
辦理較為畫一 臣 等公同酌議應請嗣後各省械鬥
及共毆案內之鳥鎗手除已傷人及致斃人命仍照
本律本例分別定擬外其有雖未傷人但經在場幫
毆者即照自號教師演弄拳棒射利惑民例杖一百
流三千里雖未受雇幫毆而學習鎗手已成確有証
據者杖一百徒三年如蒙
俞允通行各督撫遵照辦理臣 部現值開館修例之時並
纂入例冊永遠遵行
廣東司

四川司

四川司

刑部謹

奏為遵

旨妥議具奏事內閣抄出河南道監察御史許　奏請查

禁外省州縣玩視監獄淹禁人犯一摺道光十三年

十一月初七日奉

上諭御史許球奏外省州縣淹禁人犯請嚴行查禁一摺

監獄之設原以收禁重囚輕罪人犯不准濫行收禁

其故禁淹禁者律有治罪名條即必應監候待質之

四川司　　梁貴

犯例內亦有一定年限屆期即應分別決罪取保並須將待質緣由先行咨部查核立法至為詳慎乃日久玩生州縣內竟有恣意遷延多年淹禁如該御史所奏上年閏九月間四川總督鄂山奏查明收禁人犯從前漏未咨部積有七起之多其中慶符縣梁貴一起自嘉慶三年監禁後在監三十五年經鄂山提訊明確問擬杖徒復經刑部議覆免罪是梁貴係一無罪之人縲絏半生殊出情理之外其餘各起或係命案或刦竊人犯均於嘉慶二十五年道光元年四

年五年先後監禁歷久不為情理前任四川總督琦
善查出石泉縣淹禁一起始行飭屬通查陸續發覺
若以為監禁各犯均係案情轇轕難於剖斷何以一
經鄂山提訊立即審結五起可見前此之等候要證
顯屬該廳縣藉詞延宕漠不關心其不行詳請咨部
更難保無有心隱漏似此玩視庶獄不可不就其情
節尤甚者從嚴懲處以儆其餘所有四川查出淹禁
人犯並不詳請咨部之各廳縣其年分較淺者姑從
寬交部照例議處其慶符縣梁貴一案並非命案正

四川司　　　　　　　　　　　　　　梁貴

兇任聽差役賄供查無兇器輙將無罪之人沉繫監
三十五年不為訊斷省釋歷任慶符縣知縣尤屬怠
玩不職着吏部查取職名按其在任時日久暫分別
嚴加議處俾有監獄之責者知所警惕四川一省如
此他省恐亦不免淹禁之業經發覺者如此其未經
發覺者又不之凡幾著各省督撫嚴飭臬司道府詳
查各屬倘有似此淹禁人犯不行咨部或但詳請咨
部並不赶緊審辦者隨時分別叅劾勿稍姑容州縣
例設循環簿填註每日出入監犯姓名按月申送上

司查閲如果認真考核何致淹禁如此之多總因該
管上司視為具文遂致相率因循獄多沉滯其如何
稽查嚴密不致濫行收禁及填註隱漏著刑部妥議
具奏此次訓諭之後該督撫等務各激發天良飭屬
清釐毋許稍有遷延拖累波及無辜倘查有仍前情
弊必將有獄官及該官上司一併從嚴懲處决不寛
貸將此通諭知之欽此除淹禁各官職名由吏部查
議具奏外　臣等恭查律載鞫獄官於囚之不應禁而
禁者杖六十又官吏懷挾私仇故禁平人者杖八十

四川司　　　　　　梁貴

因而致死者絞監候 若因公事干連平人在官無招
誤禁致死者杖八十又獄囚情犯已定應斷決者限
三日內斷決應起發者限一十日內起發若限外不
斷決不起發者過三日笞二十每三日加一等又例
載司獄吏目典史專管囚禁如犯人果有冤濫許管
獄官直申憲司各衙門提訊各等語是淹禁濫禁定
律綦嚴各上司自應隨時稽查俾無留獄乃近來竟
有淹禁至三十餘年及十餘年之久如四川省渠貴
等案者殊 非慎重囹圄之道臣等伏思責成不專則

稽查不力各省監獄從前原無專司稽查之人故州
縣雖按月填註監犯名簿申送該上司而該上司視
為無關考成之事漫不經心以致相率因循獄多沉
滯今欲嚴稽查之法計莫如就各上司中責成耳目
切近之該管守巡道專司其事庶幾責無旁貸不至
日久玩生於監獄稍有裨益再查各省司獄吏目典
等官均有專管監獄之責故監犯偶有冤濫例許直
申憲司提訊乃向來各省申送監犯名簿祇責成有
獄官而管獄官不復造報亦覺不甚周密臣等謹遵

四川司　梁貫

旨
公同妥議應請嗣後各直省府廳州縣凡有監獄之責
者除照向例設立循環簿填註每日出入監犯姓名
申送上司查閱外並令與專管監獄之司獄吏目典
史等官各將監禁人犯無論新收舊管逐名開載填
註犯案事由監禁年月及現在作何審斷之處造具
清冊按月申送該管守巡道該管守巡道認真查核
如有濫禁淹禁情弊即將有獄官隨時叅處仍令該
道因公巡歷至府廳州縣之便親提在監人犯查照
清冊逐名點驗其有填註隱漏者將有獄官及管獄

官一併叅處並令該道每季將府廳州縣所報監犯
清冊彙送督撫臬司查核若府廳州縣有淹禁濫禁
情弊該道未行揭報經督撫查出或別經發覺即將
該道一併交部議處如此明定章程庶責成既有攸
歸而稽查較為嚴密矣抑　臣等更有請者例內監禁
待質人犯原擬杖罪限三年釋放原擬徒罪及遣軍
流罪限五年及十年發配惟並未擬定罪名監禁待
質者例無省釋限期伏思無罪人犯原不准濫行監
禁然亦有所避之罪關係重大而又旁無指證定案

四川司　　梁貴

時礙難據一面之詞遽予斷結勢不能不酌令監禁
待質者迨監禁之後各省往往拘泥例無省釋限期
不予查辦致令拘繫終身是同一監禁待質而無罪
之人較之有罪之人辦理轉重似於情法不得其平
應請嗣後監禁待質人犯內如有結案時並未擬定
罪名者准其照杖罪人犯監禁已過三年取保釋放
之例酌減為監禁已過二年取具的保釋放以照平
允如蒙
臣部通行各直省查照辦理仍俟下屆修例時以上
俞允

二條纂入例冊永遠遵行所有臣等妥議緣由謹恭

摺具

奏請

旨

四川司

梁貴

福建司

刑部謹

奏為遵

旨妥議具奏事竊臣等因逆案緣坐犯屬辦理未能畫一
請將反逆案內律應緣坐男犯無論已未成丁均發
往新疆等處給官兵為奴其緣坐婦女仍酌發各省
駐防給官員兵丁為奴如有幼孩乳哺需人不能單
身赴配者即令伊母攜赴配所俟年屆成丁時改發
新疆等處給官兵為奴以上緣坐男犯到配之後俱

不准婚娶以免孳生等因具奏本月十五日奉
上諭刑部奏請酌改逆案緣坐犯屬條例一摺所奏未能
允協此等叛逆荼毒一方並有官員親屬全家殺害者
實屬罪大惡極其子孫不概予駢誅貸其一死已屬寬
之又寬若如刑部所議到配後禁其婚娶不過徒托空
言有名無實必致孽種潛生殊非所以示懲創再向來
緣坐成丁之犯發往新疆給官兵為奴而年未及歲者
加以閹割辦理亦屬兩歧其應如何畫一立定章程之
處著該部再行妥議具奏欽此仰見我

皇上明法勅罰刑期無刑之至意臣等不勝欽佩恭查律載謀反及大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祖父母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男年十六以上不論篤疾廢疾皆斬其男十五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為奴等語臣等伏思謀逆之犯罪大惡極迥非尋常干犯國憲者可比而逆犯之子孫均係孽種又與其餘律應緣坐之親屬不同誠如

聖諭貸其一死已屬寬之又寬若僅與其餘親屬一例擬
遣到配後禁其婚娶誠恐有名無實以致孽種潛生
殊不足以示懲創溯查此等緣坐人犯年在十五歲
以下者乾隆五十六年原有送交內務府閹割派在
外圍當差之例嗣於嘉慶四年因係逆匪餘孽未便
留派外圍當差奏准停止閹割改擬為奴今欲絕其
孽種莫如將舊例酌量變通俟閹割後屏之遠方既
不致聚集京師亦不致再滋萌孽於拔本塞源之道
較為周密至緣坐犯屬年在十六以上者從前均係

照律擬斬續於嘉慶二年臣部核覆河南省拏獲逆
犯張雲路等家屬案內將緣坐之張亥等依律擬斬
具題欽奉
諭旨向來大逆緣坐人犯刑部等衙門按律定擬斬決者俱
從寬改為監候但此等人犯久禁囹圄難免親戚往視別
滋事端所有從前及嗣後大逆緣坐人犯俱著發往黑龍
江給索倫達呼爾為奴既可免各省監獄防範之煩而該
犯等發往為奴不致日久復生萌孽此等緣坐人犯張亥
等即著照此辦理餘依議欽此欽遵纂入例冊後於嘉慶

十七年因調劑黑龍江遣犯案內將此等緣坐人犯
年在十六歲以上者改發新疆為奴又於道光六年
因調劑新疆遣犯案內復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
各在案今既擬將逆犯之子孫年在十五以下俟閹
割後再行發遣其年在十六歲以上者自未便仍照
舊例僅擬遣戍以致辦理兩歧查殺一家非死罪三
人犯屬乾隆五十四年原定有不論年歲大小送交
內務府閹割之例況此等逆犯子孫較之殺一家非
死罪三人犯屬情罪尤重自應無論已未成丁均俟

閹割後再行發遣以昭畫一臣等公同悉心妥議應
請嗣後反逆案內律應問擬凌遲之犯其子孫訊明
實係不知謀逆情事者無論已未成丁均解交內務
府閹割發往新疆等處給官兵為奴其年在十歲以
下者令該省牢固監禁俟年屆十一歲時再行解交
內務府照例辦理至其餘律應緣坐男犯並非逆犯
之子孫年在十六歲以上者發往新疆等處給官兵
為奴如年在十五歲以下均令該省牢固監禁俟年
屆成丁時再行發遣其緣坐婦女仍酌發各省駐防

給官員兵丁為奴是否有當仍恭候
欽定如蒙
俞允此次臺灣逆匪張丙等家屬即由臣部咨行該省遵
照新例分別辦理仍通行各直省一體遵行所有臣
等酌議緣由謹恭摺具
奏請
旨

浙江司

查例載聽從下手毆死緦麻尊長之案依律減等擬流等語至卑幼共毆尊長成篤聽從幫毆之有服卑幼若有刃傷例應擬軍原指分均卑幼共毆尊長者而言今李仲富聽從大功兄李仲印主使用刀穵出緦麻兄李仲志兩眼睛致死李仲印係李仲志緦麻服兄與卑幼共毆尊長不同自應將李仲富依聽從下手毆死緦麻尊長之例問擬該撫將李仲富照卑幼共毆本宗緦麻尊長成篤聽從之有服卑幼若有

浙江司　李仲富

刃傷例發極邊烟瘴充軍是以聽從尊長毆死以次
尊長之案援引卑幼共毆尊長成篤之例殊未允協
應即更正李仲富應改依聽從下手毆死緦麻尊長
之案依律減等擬流例擬杖一百流三千里到配折
責安置餘如該撫所題完結

嘉慶二十二年廣西省題韋梁氏因被夫兄韋繪英在翁姑前屢道其非並挾查出取錢買布被責之嫌起意將韋繪英毒斃隨拔斷腸草搗汁和入菜内以致誤毒夫之祖父母斃命將韋梁氏依謀殺人而誤殺旁人以故殺論故殺夫之祖父母死者凌遲處死律凌遲處死

道光三年江蘇省題崔嶐魁因與無服族兄崔嶐楹之妹崔五女通姦被崔嶐楹撞見禁止並被辱罵崔

韋梁氏

蓬魁挾恨欲將崔蓬楹殺死洩忿探知崔蓬楹外出
將歸乘夜在途等候適該犯小功兄崔蓬和經過該
犯誤認為崔蓬楹用刀疊砍崔蓬和斃命將崔蓬魁
依謀殺人而誤殺旁人以故殺論卑幼故殺小功兄
者斬律擬斬立決

貴州司

該護撫疏稱羅阿閏李小八唐大武各毆傷事主入室搜贓聞拏投首均合依夥盜曾經傷人如係聞拏投首實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云云等語查例載強盜殺人不分曾否得財俱照得財律斬隨即奏請審決梟示又強盜殺死人命首夥各犯不准自首等語此案李小八聽從臨時行強與涂花狗共毆事主之妻王楊氏殞命雖王楊氏係由涂花狗下手傷重致死惟李小八業經幫毆成傷即係強盜殺人案

內夥犯按例應依强盜殺人例問擬斬梟不在准其自首之列乃該護撫因其聞拏投首輒將該犯依夥盜曾經傷人聞拏投首例擬軍是以殺人夥盜牽引傷人夥盜之例實屬錯誤罪關生死出入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餘如該護撫所題完結云云

查律圖内載養母斬衰三年嗣於道光四年纂輯通
禮時經大學士九卿會議以養母既不同於所後即
不得服斬衰之服改為齊衰期服奏准通行在案兹
據該撫咨稱養母一項既減持齊衰期服律圖自應
一体更正服既從輕設有干犯未便與嫡繼慈母並
論亦應另定專條咨部示覆等因本部查有服卑幼
干犯尊長之案罪名之重輕固多以服制之親疎為
準而亦有不可概論者如本生父母服止期年有犯
請示

則與父母同科外祖父母服止小功有犯則與期親
並論誠以恩義重故干犯之罪亦重原不必盡拘乎
服制也至養母一項其恩義與親母不甚懸殊遇有
干犯自應依律仍與親母一例科斷未便以服制改
而從輕遽將干犯罪名亦予末減致違成例所有該
撫咨請另定專條之處應毋庸議至律圖所載養母
服制應俟本部下屆修例時再行查照通禮改歸畫
一相應咨覆該撫並通行各省一体遵照可也

湖廣司

查律載夫毆妻至死者絞監候故殺亦絞又有妻更娶妻者杖九十後娶之妻離異歸宗又例載有妻更娶實係明媒正娶雖律應離異有犯仍按服制定擬各等語此案張善恕娶妻陳氏尚未生子因伊孀居兄妻張王氏夫故乏嗣冀圖該犯早為生子可以繼立為嗣隨憑媒涂德為該犯再娶劉氏為妻嗣該犯因與劉氏口角故殺劉氏身死經該撫援引河南附生余萬全為伊父余篤生後娶之妻杜氏喪服禮部

湖廣司　張善恕

議令照父妾例稱名持服並山東彭自立殺死伊子彭文漢後娶之妻鄭氏本部議令依毆死子妾律科罪各成案以該犯後娶劉氏係該犯孀嫂張王氏代為娶給核與河南山東二省請示成案雖不相符究與有妻無故自行更娶者微有不同論罪似應畧為區別例無治罪專條案関生死出入咨部核示等因查有妻更娶妻律應離異至從前辦過成案有酌將後娶之妻作為妾論者係專指獨子承祧兩房本生父母與嗣父母各為娶妻希圖生子續嗣者而言其

非獨子承祧兩房者概不得援照辦理今張善恕有妻更娶劉氏為妻雖係伊嫂憑媒代為娶給究非獨子承祧兩房者可比按律仍應離異其故殺劉氏身死自應照有妻更娶律應離異有犯仍按服制定擬例科以故殺妻之罪應令該撫速行審擬具題可也

湖廣司　　張善恕

江西司

為片查事查督捕則例內載凡外省駐防及續順公
逃人屬公者赴各該衙門投遞逃牌等語例內續順
公現在有無似此官名當經行查兵部去後茲據兵
部覆稱查正白漢軍都統咨報俸銀冊內有續順公
兼佐領玉山一員等語相應片行正白旗漢軍都統
查明續順公名號始於何年是否係屬外省駐防抑
或從前本係外省駐防續經改歸京旗之處希即詳
細查明咨覆過部以憑核辦可也

江西司

行查旗逃

奉天司

查例載竊盜被事主追逐拒捕傷人未死如刃傷者
首犯擬絞監候事後追捕有拒捕殺傷者仍各依罪
人拒捕本律科斷又律載刃傷人者杖八十徒二年
又犯罪拒捕於本罪上加二等毆所捕人至折傷以
上者絞監候又例載别項罪人拒捕如毆所捕人至
殘廢篤疾罪在滿徒以上者方依律擬以絞候其但
係刃傷及刃傷以下仍照律加本罪二等問擬各等
語此案趙文元因乘夜撥開潘幗增房門行竊高粮

奉天司　趙文元

回家藏放次早被潘幗增尋踪至趙文元家將贓搜出並將趙文元揪住欲送官究治趙文元情急拔刀扎傷潘幗增肚腹平復該侍郎將趙文元依犯罪拒捕至折傷以上者絞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臣等查竊盜刃傷事主問擬絞候之例係專指登時被追逞兇拒捕者而言若事後被事主搜捕拒傷事主則應依別項罪人拒捕之例必毆所捕人至殘廢篤疾方依律擬以絞候其但係刃傷仍止加本罪二等問擬律例各有專條引斷不容牽混今趙文元行竊潘幗

增高粮同家藏放因被潘幗增跟踪尋獲情急將潘幗增扎傷係屬事後拒捕既據該侍郎驗明潘幗增傷經平復並未致成殘廢自應即依別項罪人拒捕之例將該犯於凡人刃傷人罪上加二等問擬滿徒該侍郎將該犯依犯罪拒捕毆所捕人至折傷以上律擬絞核與定例不符罪關生死出入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侍郎另行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奉天司　　趙文元

奉天司

查律載因戲而殺傷人者以鬬殺傷論死者絞又過失殺傷人者准鬥殺傷罪依律收贖各等語此案戴狗兒腰帶銅嘴烟管至空地乘凉適素識之龎老根同石發喜等在彼遊嬉龎老根見戴狗兒至彼言欲裝馬玩耍戴狗兒允從戴狗兒裝作馬頭龎老根至戴狗兒身後抱住戴狗兒屬膀當作馬身令石發喜騎伊背上龎老根用頭頂撞戴狗兒後腰往前推搡戴狗兒乘勢跑走数步戴狗兒被石絆跌合仆倒地

龐老根石發喜俱仆跌戴狗兒身上不期戴狗兒身
帶烟管銅嘴插入龐老根左鼻孔內身死該侍郎以
戴狗兒裝馬玩耍非堪以殺人之事照過失殺人律
收贖等因咨部查嘉慶十六年本部議覆安徽省丁
澤戲殺孟景華身死案內聲明律載以堪殺人之事
為戲係統指手足他物金刃皆可殺人輒以之為戲
者而言若本無戲謔之事而偶致殺人實因耳目所
不及思慮所不到則謂之過失等因奏准通行各省
在案是戲殺與過失殺兩律各有區分引斷不容牽

混令戴狗兒與龐老根裝馬玩耍不期跑走仆跌致
該犯身帶烟管銅嘴插入龐老根鼻孔身死係屬衅
起與戲與本無戲謔之事而偶致殺人者不同且裝
馬玩耍之時龐老根以幼孩彎身負重又復推搡跑
走一經失足勢必相継而踣更不得謂非堪以殺人
之事自應將該犯依戲殺律問擬絞候該侍郎照過
失殺律定斷係屬錯誤罪關生死出入本部未便率
覆應令該侍郎另行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奉天司　　戴狗兒

雲南司

查律載監臨官因公事於人虛怯去處非法毆打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又罪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各等語此案已革典史李世壽因黃亞孿聽從方阿巧謀殺闞亞蜆身死經縣驗詳收禁審辦黃亞孿因天氣寒冷掙脱手扭順拾竹竿挑取監墻荆茨烤火李世壽疑有起意越獄之事當向查訊黃亞孿不認李世壽再三根究黃亞孿不服頂撞李世壽意欲責打隨令差役何起拾棒敲其左脚外踝二十下

黄亞攣因傷殞命該撫以律例內查無非法毆斃罪本應死之犯作何治罪明文應否將李世熹照監臨官因公事非法毆打致死律擬徒抑應將李世熹照擅殺應死罪人律擬杖等因咨部本部查黄亞攣係在監人犯該典史固有約束之責惟因其掙脫手扭挑取荆茨烤火並不依法決罰輒令差役何起拾棒疊毆其脚踝殞命實屬非法毆打致死自應即照非法毆打致死律擬徒至罪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之律係捕亡之專條未便牽引已革典史李世

燾應照監臨官因公事非法毆打致死者杖一百徒
三年律杖一百徒三年聽從毆打之差役何起照律
減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均到配折責充徒餘如該
撫所咨完結仍令照例彙題

雲南司　　　　李世燾

江蘇司

查例載姦徒將米穀豆麥雜粮偷運外洋接濟姦匪者擬絞立決如止圖漁利並無接濟姦匪情弊者米過一百石發近邊充軍一百石以下杖一百徒三年不及十石者枷號一箇月杖一百為從及知情不首之船戶各減一等又絲斤違例出洋過一百斤照米石出洋例發近邊充軍不及百斤者杖一百徒三年不及十斤者枷號一個月杖一百為從及船戶知情不首告者各減一等船隻貨物入官其違例偷漏紬

緞綿絹等物按照絲斤分兩多寡分别治罪各等語
又本年五月内臣部議覆兩江總督奏請紋銀出洋
例禁摺内聲明嗣後黃金白銀違例出洋如白銀數
在一百兩以上者照偷運米穀一百石以上例發近
邊充軍一百兩以下杖一百徒三年不及十兩者枷
號一箇月杖一百為從及知情不首之船戶各減一
等至黃金每兩作白銀十兩科斷等因奏准在案茲
據該御史奏稱紋銀出洋有禁而洋銀無禁洋銀由
内地仿鑄已非一日既禁紋銀出洋又准以洋銀易

貨則商民知紋銀有禁而洋銀無禁將盡以紋銀鑄
為洋銀不過一爐火轉旋之間遂可置身法外請將
紋銀洋銀並禁出洋洋銀百枚即照紋銀百兩科罪
凡有仿鑄洋銀之犯即照私鑄銅錢科罪等因係為
杜漸防微起見臣等查白銀出洋雖經明立科條而
仿鑄洋銀之禁不行則偷漏出洋之弊誠恐不能盡
絕自應如該御史所奏另立治罪專條以昭懲創惟
是仿鑄洋銀其情究與私鑄銅錢不同錢法之權操
於上私鑄則犯禁亂法故治罪不得不嚴若內地紋

銀向准傾銷鎔化原非銅錢之有関
國
寶者可比即謂其鑄為洋銀恐致偷漏出洋亦祇可
從重坐以白銀出洋之罪未便遽照私鑄銅錢例問
擬重辟致失情法之平臣等公同酌議應請嗣後内
地奸民有將白銀鑄為洋錢數在一百圓以上者即
照白銀出洋一百兩以上例發近邊充軍一百圓以
下杖一百徒三年不及十圓者枷號一個月杖一百
為從各減一等如蒙
俞允
臣部通行各省一體遵照並令各督撫出示通衢先

行曉諭毋令輕蹈刑章仍於下屆修例時纂入例冊
永遠遵行至洋銀出洋前經浙江巡撫富呢揚阿奏
奉
諭旨嗣後內地民人赴粵貿易祇准以貨易貨或以洋銀
易貨等因茲該御史請將洋銀並禁出洋於海洋交
易事宜是否可行臣部礙難懸擬應請
飭下沿海各督撫體察近日海洋交易情形妥議章程酌
核具奏請
旨遵行再該御史奏稱刑部新定黃金白銀出洋治罪專

江蘇司　章程

條僅仿照偷運米穀出洋例似未允協查偷運米穀数至一百石以上歛跡非易若偷運金銀数至百千萬兩歛跡不難在奸商黠吏只圖貪利營私覬法律之稍輕即詭謀之百出應請飭下刑部再行酌擬比照從重科罪等語查懲創固貴從嚴而情罪必期適當白銀出洋從前原無治罪專條前於奉旨交議時經臣等查黃金白銀與米穀絲斤之類均係內地物産其偷運黃金白銀出洋與偷運米穀絲斤出

洋情事相同是以即照米穀絲斤出洋之例另立治
罪耑條仰蒙
允准通行各省在案今若將黃金白銀出洋罪名復議加
重是與偷運米穀絲斤出洋者情同而罪異轉不足
以昭平允若謂偷運金銀數至百千萬兩歛跡不難
非若偷運米穀數至一百石以上歛跡非易者可比
不知準情立法斷不能以歛跡之難易判罪名之重
輕況金銀出洋歛跡之難與不難全在沿海官弁稽
查之力與不力稽查力而有犯必懲重則問擬軍戍

輕亦問擬杖徒貿易小民各有身家自不敢以身試法而偷漏之弊即可漸除稽查不力則任其攜帶任其行使雖虛立一大辟之名於海禁仍無裨益所有該御史奏請將黃金白銀出洋再行酌擬從重科罪之處應毋庸議

四川司

查律載謀叛者皆斬妻妾子女給付功臣之家為奴又道光十三年七月本部覆奏酌改逆案緣坐犯屬條例摺內聲明嗣後反逆案內律應問擬凌遲之犯其子孫無論已未成丁均解交內務府閹割發往新疆等處給官兵為奴其年在十歲以下者令該省牢固監禁俟年屆十一歲時再行解交內務府照例辦理其緣坐婦女仍酌發各省駐防給官員兵丁為奴等因通行各省在案此案馬馬氏係逆犯馬新明之

母馬梁氏係馬新明之妾廸格子係馬新明之子年甫四齡馬新明隨同馬林等焚燒搶掠拒敵官兵前據該督審明將馬新明凌遲處死馬馬氏馬梁氏廸格子均係律應緣坐犯屬自應遵照新例辦理應令該督將廸格子牢固監禁俟年屆十一歲時解交内務府閹割發往新疆等處給官兵為奴馬馬氏馬梁氏應令該督酌發各省駐防給官員兵丁為奴至朱邱氏係朱士隴之妻朱四么係朱士隴之子按律雖應緣坐惟朱士隴業經臨陣殲斃其應擬何罪之處

未據該督聲明本部礙難懸應令該督詳細查核如
朱士龐係罪應凌遲之犯所有緣坐之朱邱氏等自
應遵照新例一体辦理若朱士龐係罪應斬決之犯
即照謀叛案内妻妾子女給付功臣之家為奴律將
朱邱氏朱四幺 俱給付功臣之家為奴相應咨覆該
督可也

四川司

馬馬氏

福建司

查律載弟毆胞兄死者斬又例載毆死本宗期功尊長罪干斬決之案若係情輕如卑幼實係被毆情急抵格無心適傷致斃之類該督撫按律例定擬止於案內將並非有心干犯各情節分晰敘明核其所犯情節實可矜憫者夾簽聲明恭候

欽定

若與尊長互鬪係有心干犯毆打致斃者亦於案內將有心干犯之處詳細敘明即按律擬以斬決各等語又道光十二年臣部議覆江南道監察御史奎麟

福建司

孫汶芳

條奏內開嗣後卑幼毆死期功尊長之案務令承審
各員嚴究確情按律定擬仍將是否有心干犯之處
詳細聲明不准稍涉含混等因奏准通行在案此案
孫汶芳因向胞兄孫汶彬借錢不允孫汶芳斥其並
無親誼孫汶彬不依扭住孫汶芳欲毆同跌倒地孫
汶芳膝蓋跪傷孫汶彬臍肚掙起欲走孫汶彬起身
拾棒毆傷孫汶芳偏左孫汶芳奪棒回毆孫汶彬顋
門連偏右倒地殞命該撫將孫汶芳依毆死胞兄律
擬斬立決具題臣等查毆死期親尊長之案或係有

心干犯或係無心適傷司獄者均應於案內詳細聲明法司方可照擬核覆不得含混其詞致滋出入今孫文芳被胞兄孫文彬用棒毆傷該犯奪棒回毆孫文彬致斃究竟是否有心干犯未據該撫於疏內聲敘明晰臣部碍難核覆應令該撫另行研訊照例聲明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福建司　　孫文芳

山東司

查例載聚眾夥謀搶奪曾經犯姦婦女已成無論在途在室首犯發雲貴兩廣烟瘴地方充軍為從幫搶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同謀未經同搶之犯杖一百徒三年又聚眾夥謀搶奪興販婦女已成者為首擬絞監候為從實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同謀未經同搶之犯杖一百流二千里又例載居夫喪而身自主婚嫁者杖一百離異各等語此案邑振興因魏氏之夫侯可與伊素相交好侯可於道光七年五月間

病故魏氏即於是年十月間憑媒改嫁與王得正為妻該犯因魏氏夫喪未滿不應改嫁心懷不服起意糾同孫添才等將魏氏搶出希圖嫁賣旋被緝獲該撫以魏氏夫喪未及半載輒行改嫁難與良婦並論未便科邑振興以强搶良家婦女之罪而魏氏雖已改嫁失身究與犯姦婦女不同又未便將該犯等照强搶犯姦婦女之例問擬律例並無治罪專條可否比照興販婦女例將邑振興問擬絞候抑或如何酌減之處咨部示遵等因查糾搶興販婦女罪應擬絞

而糾搶犯姦婦女罪止擬軍者蓋因被搶之婦女有
失身不失身之分故糾搶之罪名亦異至糾搶居喪
改嫁婦女例內雖無作何治罪明文惟甫為未亡之
人遽作新婚之婦其情事雖與犯姦不同其失身實
與犯姦無異是以從前辦理搶奪居喪改嫁婦女成
案除婦女尚未過門成婚者酌照搶奪興販婦女例
定斷外其業已過門成婚者俱係比照搶奪犯姦婦
女之例問擬並無歧誤今邑振興因魏氏夫喪未滿
輒行改嫁起意糾眾搶奪希圖嫁賣檢閱該撫原咨
山東司　邑振興

内稱魏氏業已改嫁失身自應仿照從前成案將邑
振興等比依搶奪犯姦婦女例分別首從科斷應令
該撫按例妥擬到日再議

廣東司

查例載詐充各衙門差役妄拏平人嚇取財物被詐之人因而自盡者擬絞監候拷打致死及嚇詐忿爭毆故殺被詐之人者均照罪人殺所捕人律擬斬監候為從各減一等等語此案陳亞為因知開木店之鄭亞早為人愚懦有錢畏事起意假差嚇詐糾允葉通等前往稱係典史衙門差役現因鄭亞早被人控告負欠木價承差拘追如送給銀兩可以賣放否則拘拏送究鄭亞早索看簽票陳亞為等稱未攜帶鄭

廣東司

陳亞為

亞早不依分辯陳亞為即令葉通等將鄭亞早捉住
取出鎖鍊套住項頸稱欲送究當將鄭亞早拉走鄭
亞早求釋陳亞為等仍稱必須送給銀兩始行釋回
沿途嚇逼拉至河邊鄭亞早用力掙脫滾跌落河被
淹殞命該撫以陳亞為詐充差役用鉄鍊鎖套鄭亞
早項頸並無毆打情形鄭亞早自行掙跌落河淹斃
即與自盡無異將陳亞為依詐充差役嚇取財物被
詐之人自盡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臣等查假差斃
命問擬絞候之例係專指死由自盡者而言若拷打

致死及因嚇詐忿爭毆殺被詐之人俱應照罪人殺所捕人律擬斬例內分晰甚明引斷豈容牽混今陳亞為詐充差役嚇詐鄭亞早銀兩因不遂欲將其拉走雖無拷打情事惟鎖項揪拉致令掙跌落河淹斃實屬忿爭致斃此等情節在凡鬥中既不能不照鬥殺科斷則在假差嚇詐案中亦應依忿爭毆殺本例問擬即可隅反該撫以並無毆打情形將該犯照詐充差役嚇取財物被詐之人自盡例擬絞殊未允協罪關斬絞出入 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另行按例

廣東司 陳亞為

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山東司

查例載聚衆夥謀搶奪路行婦女已成為首斬立決又為從絞監候又聞拏投首於本罪上減一等科斷又未傷人之首盜聞拏投首實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各等語此案高洛妮起意糾允趙第五韋興方等搶奪路過之魏氏已成按搶奪路行婦女已成之例高洛妮罪應斬決趙第五等罪應絞候今該犯等一聞魏氏之父魏先吉控縣差緝即帶同魏氏赴案投首按例固得減等科斷惟查臣部向來辦理搶奪

婦女已成聞拏投首之案俱係將為首之犯比照未
傷人之首盜聞拏投首例減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
充軍為從之犯於本罪上減一等擬流該撫將高洛
妃於斬罪上減一等擬以杖一百流三千里趙第五
韋興方復於高洛妃流罪上減一等擬以杖一百徒
三年均未允協應即更正高洛妃應改依未傷人之
盜首聞拏投首實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例擬
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據供孀婦獨子係聚衆
搶奪婦女已成首犯聞拏投首情節較重應毋庸查

辦留養趙第五韋與方應改依聞拏投首於本罪上
減一等例於搶奪路行婦女已成為從絞罪上減一
等杖一百流三千里與高洛妮各到配折責安置再
查該犯等均係自首減等之犯例應免刺所有該撫
聲稱照例刺字係屬錯誤應毋庸議

山東司　高洛妮

福建司

查例載各省遣犯脱逃内有年老者以年逾七十為準如在逃時年已六十勒限十年年已五十勒限二十年逾限未獲於通緝案内開除停緝倘後經緝獲仍照例辦理等語是逃遣年逾七十於通緝案内開除原指在逃時年已六十及年已五十者而言蓋因通緝已有二十年十年之久而又年逾七十故於通緝案内開除以歸簡易如甫經脱逃則雖年逾七十以上未便免其緝拏此案揚百順係閩省洋盜王什

福建司　揚百順

案内在船接贓一次免死發遣之犯今甫經在配脫
逃雖年逾八十與在逃時扣足年限者不同未便遽
行停緝應令該將軍並原籍福建巡撫一體飭緝務
獲照尋常遣犯脫逃之例遞回原配枷責管束可也

雲南司

查名例載犯罪已發未論決又犯罪者從重科斷又
律載鬪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各
等語此案王老滿先因毆傷劉阿五身死擬絞監候
秋審緩決一次遇
赦奏
准減流尚未決配嗣因與同監人犯劉汶秀索欠口
角毆傷劉汶秀致死雖係在監行兇惟該犯業已減
流與死罪人犯在監毆斃人命者不同自應按例從
重問擬應如該撫所題王老滿合依鬪毆殺人者不

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
惟查王老滿係道光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經臣部
奏准減流行文該撫在案何以十二年二月間尚未
接准部咨定地應令該撫查明有無淹禁及漏未發
配情事咨部核辦該撫疏稱車發云云

河南司

查例載竊盜臨時盜所拒捕傷人未死如刃傷者首
犯擬斬監候為從發近邊充軍又搶竊拒傷事主傷
經平復之案如兩人同場拒傷一人一係他物一係
金刃無論先後下手以金刃傷為首各等語此案崔
林因聽從董三沅糾竊同夥五人齊至事主牛俊家
越墻進院撥門入室夥賊李興等竊得衣服先行董
三沅崔林復竊牛俊驚覺起捕拉住崔林衣服喊吽
董三沅起意拒捕崔林允從董三沅用木叉拒傷牛

俊鼻梁等處牛俊奪叉回毆崔林亦用小刀扎傷牛
俊右手指而逸旋被拏獲牛俊傷經平復該撫以董
三沅起意拒捕係屬為首因尚有拒捕殺差之案從
重擬以斬決業經在監病故應毋庸議將崔林依竊
盜臨時盜所拒捕傷人未死刃傷為從例發近邊充
軍等因咨部查搶竊之案二人同場拒傷一人無論
先後下手以金刃為首例內已有明文今崔林聽從
董三沅行竊臨時盜所先後將事主牛俊拒傷既據
訊明一係金刃一係他物按例原應以刃傷之崔林

為首傷非金刃之董三沅為從然或拒捕之時董三沅實有喝令下手情事尚可援主使為首下手為從之律分別定擬乃檢閱崔林供招僅有董三沅起意拒捕一語既與喝令下手者不同而董三沅生供内又未叙及是所稱聽從拒捕秖係崔林一面之詞自應將崔林依竊盜臨時拒捕刃傷為首例問擬斬候該撫率將崔林依為從例問擬軍戍而以業經監斃之董三沅當其重罪殊屬錯誤案關罪名出入本部碍難率覆再查事主牛俊報案之時供係被崔林砍

河南司 崔林

傷續又供係扎傷其傷痕之大小輕重始終未據驗
報亦屬含混應令該撫飭屬驗明並將拒捕情形詳
細研鞫究竟或扎或砍抑係圖脫情急帶劃傷輕之
處分別聲叙明晰按例妥擬到日再議

浙江司

王大人交核浙江司審辦嚴大開棺見屍一案職等查
律載發掘他人坟塚開棺見屍者絞監候又例載平
治他人坟墓為田園以至見屍例應斬絞者仍照各
本律從其重者論又盜葬之人開棺見屍者仍照律
治罪又受雇看守坟墓並無主僕名分之人如有發
塚除死罪無可復加外如犯該軍流以下等罪悉照
凡人加一等問擬各等語是發塚之案一經見屍即
應問擬繯首故例內因平治而見屍及因盜葬而見

屍者均係照律科斷原不論其是否圖盜棺物也此案嚴大因繼父嚴三在日有張姓託令代管坟地內有舊坟一塚迨後張姓物故亦埋坟內其家只剩孀婦一人從未上坟嗣嚴三病故該犯即將坟地犁種迨張姓婦人亦故有院鄰李姓代為找見該犯指認坟塚將張姓婦人合葬並給該犯刨坑工錢六百文嗣該犯憶及張姓業經故絕起意將坟剷平盜賣與人復受雇與人打坑以致先後發掘舊坟三塚內有二塚業經顯露屍身查該犯代人看守坟墓輒敢乘

其故絕圖財盜賣復受雇打坑將屍棺掘出另埋以
致顯露屍身較之因平治他人坟墓為田園以致見
屍之案情節尤重且內有一棺即係該犯經手合葬
亦非誤行發掘者可比該司將嚴大依開棺見屍律
擬以絞候與律相符應請照辦至該司稿內所叙斷
語尚欠明晰謹酌量添叙浮粘呈
閱是否仍候
鈞定

江蘇司

查例載事主因賊犯黑夜偷竊登時追捕毆打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又律載因逃走捕者逐而殺之勿論又斷罪無正條援引他律比附定擬各等語此案潘阿多看管章順幅祖塋坟樹因王阿正攜帶鋸斧前往章順幅祖坟用鋸將樹鋸斷正在肩樹回船適該犯聽聞鋸樹聲響見王阿正肩樹跑走上前追趕王阿正被追緊迫將樹撩棄沿河逃跑失足滚跌落河淹死該撫以王阿正之死雖由自行失足推原其

致死之由實因潘阿多之追捕事出登時情同手斃將潘阿多依賊犯黑夜偷竊登時毆打致死例擬以滿徒等因咨部查登時擅殺賊犯問擬滿徒之例係專指毆打致死者而言若因追捕致賊犯落河身死例無作何治罪明文今潘阿多因見賊犯王阿正負樹跑走上前追趕致王阿正被追失跌落河溺斃雖溺由於跌跌由於追在尋常鬥殺案中不能不坐以擬抵之罪而僅止向追並未向毆在事主捕賊案中似不便遽科以致死之條蓋捕賊之時目擊賊人攜

賊逃逋勢不能不直前擒捕是追逐原非得已跌溺實出不虞與因爭鬥而追逐致死應罪坐所由者不同若竟照毆打致死之例問擬滿徒則捕賊者懼罹法網勢必至觀望不前而賊匪益得肆行無忌於緝盜安民之道殊有關係查因逃走捕者逐而殺之律得勿論雖事主捕賊與官司差人捕囚有別而情事不甚懸殊自可比照問擬潘阿多應比依囚逃走捕者逐而殺之勿論律勿論以昭平允餘如該撫所咨辦理王阿正屍身並令速飭打撈務獲驗報至議處

江蘇司　潘阿多

文職事隸吏部應將原咨送吏部查議俟議結之日送回本部存案再此等案件從前各省辦理亦未能畫一應通行直省各督撫府尹嗣後有事主登時追捕賊犯致賊犯失足落河溺斃或失跌致斃者均照此畫一辦理可也

河南司

查律載卑幼逼迫期親尊長致死者絞大功以下遞減一等又例載刁徒無端肇衅平空訛詐欺壓鄉愚致被詐之人因而自盡者絞監候各等語此案侯景先先因將房屋二間賣與小功堂叔侯玉林為業契價錢十千文當即交清並無短少嗣侯景先貧難度日屢向侯玉林索詐錢米不記確數侯景先復向侯玉林索找房錢侯玉林不允侯景先即自取瓦片劃傷頦顱聲言赴縣喊告侯玉林覇產毆傷之言嚇逼

侯玉林被逼氣忿投繯殞命該撫將該犯依卑幼逼
迫小功尊長致死律擬以滿徒等因咨部查逼迫尊
長致死分别治罪之律係指衅起口角細故者而言
至訛詐釀命之案在凡人已例應擬絞即間有事出
有因尚非平空肇衅者可比亦祇可於絞候上量減
滿流不得僅科以因事威逼之罪況有服卑幼訛詐
致釀尊長之命衡情較凡人稍重擬罪即不能較凡
人轉輕今侯景先藉端向小功堂叔侯玉林索找房
價不遂故自戕傷復出言恐嚇致侯玉林氣忿自盡

係屬衅起訛詐自應比照凡人訛詐釀命之例核其是否事出有因分別定擬該撫將該犯僅照逼迫小功尊長致令自盡例擬徒殊屬輕縱罪閱出入本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詳核案情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河南司

侯景先

河南司

查劉春女係最要逆犯劉成章之堂妹其父兄俱係教匪並未從逆嘉慶十九年查辦克復滑縣各營官兵帶回男女幼孩內訊有劉春女其人並究出劉成章之妻崔氏例應緣坐經該前撫方　以劉成章在逃未獲奏奉

諭旨將劉崔氏劉春女一併監禁俟劉成章獲案質訊辦理等因在案茲據該撫咨稱劉春女係劉成章分居堂妹其父兄雖係教匪並未從逆即緝獲劉成章到

河南司　　劉春女

案有劉崔氏可以質認劉春女本係無罪之人并且
毋需待質監禁已閱十九年劉成章弋獲無期如將
劉春女久羈囹圄殊堪憫惻惟係奏明監禁應作何
辦理之處咨請部示等因查例內監候待質人犯俱
係分別罪名定有年限茲劉春女係逆犯劉成章分
居堂妹並非例應緣坐之犯本屬無罪之人即緝獲
到案有崔氏可以質認原可毋庸待質惟係該前撫
奏奉
諭旨
監禁之犯人與尋常監候待質定有年限者不同該

撫因其久羈囹圄情堪憫惻咨部核示本部未便據
咨率准釋放應由該撫將從前查辦監禁緣由詳晰
聲明專摺具奏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河南司　　劉春女

奉天司

查例載犯罪囚禁在獄私糾夥党三人以上穿穴踰
墻越獄脫逃原犯軍流律應加二等調發者俱改為
擬絞監候秋審時為首入於情實若僅止一二人乘
間穿穴踰墻脫逃並無預謀糾夥情事原犯徒罪律
應加等問擬者為首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
等語此案吳喜先因行竊牟鵬九行營水參被獲收
禁該犯在監一人起意越獄脫逃嗣被拏獲收禁該
犯畏罪復起意糾約同監人犯任有等潛行越獄旋

奉天司　吳喜

被拏獲該將軍以可否將該犯照依罪囚私糾夥党
三人以上越獄脫逃原犯軍流例改為絞候或以其
越獄次數即照絞候人犯改為絞立決之處咨請部
示等因查吳喜原犯行竊行營水參計贓四百七十
五兩零應照盜田野穀麥准竊盜論律擬流事犯纍
禁在道光十一年正月十二日
恩旨以前應准減為杖一百徒三年該犯於未奉部覆之
先在監一人越獄脫逃例應照僅止一人越獄脫逃
原犯徒罪例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此次該

犯在監復起意糾同任有等越獄已在三人以上自
應照罪囚在獄私糾夥党三人以上越獄脫逃原犯
軍流例改為擬絞監候秋審時入於情實相應咨覆
該將軍作速審擬咨部以便辦理可也

奉天司

吳喜

山東司

查例載充軍常犯至配脫逃其本犯極邊烟瘴者仍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到配加枷號三個月又道光九年本部通各省嗣後山東竊賊結夥三人持械行竊擬軍之犯如有在配脫逃被獲者仍發原配安置毋庸加等調發并免其枷號刺字各等語此陳小甲先係山東竊賊結夥持械行竊擬軍在配脫逃復竊三次審依因竊擬軍在逃行竊三次照積匪猾賊例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該犯復在配

脫逃被獲係由山東窃賊擬軍後在逃復窃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之犯與專因山東窃賊擬軍並未改發在配脫逃應按本部道光九年章程仍發原配者不同自應照極邊烟瘴充軍常犯在配脫逃之例仍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到配加枷號三個月該撫將該犯照山東窃賊在配脫逃章程仍發原配安置聲明該犯銷毀刺字照例加枷號三個月罪名雖無出入引斷究未允協應即更正陳小甲除銷毀刺字輕罪不議外應改依充軍常犯至配脫逃

其本犯極邊烟瘴者仍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到配加枷號三個月例仍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到配加枷號三箇月並補刺銷毀之字餘均應如所咨完結

山東司

陳小甲

直隸司

查例載誘拐子女不分已賣未賣但誘取者被誘之人若不知情擬絞監候又律載十歲以下雖和亦同畧誘法各等語此案李得祥因見周二拴兒用小鉄杓在街空土頑耍將其鉄杓搶奪周二拴兒哭追李得祥四顧無人起意帶京典賣即以跟伊同走將來給好衣好食之言向誘周二拴兒即不哭泣正在帶領行走當被瞥見拏獲該府尹將李得祥照和誘知情為首例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等因咨部本部查

和誘知情例止擬軍誘拐不知情例應擬絞罪名輕
重不同司讞者自應研究明確分别定斷不得將誘
拐不知情之案率援和誘知情之條致滋輕縱令李
得祥誘拐之周二拴兒年甫五齡即使和誘屬實按
十歲以下雖和同畧之律亦不能照和誘定斷況該
犯意圖將周二拴兒典賣而帶領行走之時秖以跟
同行走給伊好衣好食之言相誘並未將典賣實情
告知是周二拴兒被誘同行實不知該犯意圖典賣
情事自應將該犯依誘拐不知情例問擬繯首該府

尹照和誘知情例擬軍核與定例不符罪關生死出
入本部未便率覆應令該府尹詳核案情按例妥擬
具題到日再議

直隸司　　李得祥

四川司

查例載故殺期親弟照故殺大功弟律擬絞監候又
期親以下尊長殺死有罪卑幼之案如卑幼罪犯應
死為首之尊長俱照擅殺應死罪人律杖一百又期
親卑幼毆傷伯叔尊屬審係父母被伯叔父母毆打
情切救護者照律擬以杖一百流二千里刑夾簽聲
明量減一等奏請
定奪各等語此案何泳詳因幼子何廣沅夥窃伊胞弟何
泳相家銀錢衣物何泳相向該犯索賠不允打毀門

四川司 何泳詳

壁復欲進城揑控該犯持刀行兇與該犯途遇該犯
斥其不應打毀門壁欲拉投人理論何泳相不依持
刀砍傷該犯右手並劃傷二三四指該犯奪刀回砍
其左額角何泳相將該犯推倒撲壓行毆經該犯長
子何長壽攏救用木扁担毆傷何泳相左胳膊等處
鬆手該犯掙起翻壓何泳相身上何泳相嫚罵並稱
定將該犯父子殺害報仇該犯忿起殺機用刀亂砍
何泳相頂心等處斃命該督將何泳詳依期親尊長
殺死罪犯應死卑幼例擬杖何長壽擬流聲明並非

無故逞兇干犯等因咨部查期親尊長殺死罪犯應
死卑幼照擅殺應死罪人律擬杖之例係指殺由公
忿並無私仇別故者而言若尊長與卑幼互鬥卑幼
將尊長刃傷致被尊長殺向以其雖有應死之罪殺
之者究非激於公忿祇於毆故殺卑幼本例上量減
一等科斷不得概援擅殺擬杖之條今何泳詳與胞
弟何泳相口角爭鬧何泳相用刀將何泳詳砍劃致
傷雖屬罪犯應死惟何泳詳因其嫚罵起意故殺係
屬互鬥起衅與激於公忿者不同自應援照向辦成

四川司　何泳詳

案於故殺期親弟例上量減一等問擬滿流該督將
何泳詳依擅殺例擬杖係屬錯誤罪關出入本部未
便率覆至案內何長壽一犯係因救父情切毆傷期
親尊屬按例應問擬流二千里本部夾簽聲明量減
一等奏請
定奪自應專本具題聽候夾簽該督率行咨結亦與定例
不符應令該督另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行核覆

湖廣司

查律載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以鬥殺論又共毆人致死下手傷重者絞監候又例載共毆案內下手應擬絞抵人犯果於未經到官之前遇有原謀及共毆餘人內毆有致死重傷之人到官以後未結之前監斃在獄者准其抵命將下手應絞之人減等擬流各等語此案陳家道因李春俫與緦麻服叔李滿元之妻史氏通姦李滿元撞破姦情央媒周士連說合將史氏嫁與陳家道為妻李春俫戀姦情密糾眾往搶陳

湖廣司　陳家道

家道聞風防禦李春倈進房搶奪被陳家道用棍毆
傷左右膁肕欲俟傷痊送官嗣周士連至陳家道家探
望李春倈瞥見斥罵不應為陳家道媒合周士連氣
忿隨拾竹籤戳瞎兩目李春倈越日殞命該撫聲明
李春倈身受各傷惟被陳家道棍毆右膁肕骨斷為
重案内餘人周士連雖於未經結案之先監斃惟李
春倈被戳兩目並非致死之傷仍將陳家道依擅殺
罪人律擬絞等因具題　臣等查李春倈姦通緦麻叔
母事後復戀姦糾搶實屬罪人陳家道係史氏後夫

本有應捕之責其將李春俫毆斃固應照擅殺科斷
惟查李春俫被陳家道毆傷右臁肕之後復被周士
連戳瞎兩目尚非致命部位第業經戳瞎即難保其
不致於死故向来戳瞎兩目之案均照破骨傷例限
保辜迥非輕淺傷痕可比即因李春俫有右臁肕傷
痛難忍之語決為陳家道下手傷重致斃然謂李春
俫非死於周士連之戳瞎兩目則可謂周士連之戳
瞎兩目並非致死重傷則不可今周士連既於未經
結案之先在監　斃自應比照共毆案內毆有致死

湖廣司

陳家道

重傷之餘人監斃在獄准其抵命例將下手應擬絞抵之陳家道减等擬流該撫聲明周士連所毆並非致死重傷仍將陳家道予以繯首是以二人抵一罪人之命殊未允協罪關生死出入 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按例另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湖廣司

查律載罪人持仗拒捕者格殺之勿論等語原以罪人致持仗拒捕勢惡情兇捕者倉卒抵格止圖防獲已身不期適傷罪人致死故原情予以勿論至格殺徒手拒捕之罪人雖與格殺持仗拒捕之罪人不同然向來亦有因死者情太兇横捕者勢非得已倉卒抵禦適傷致斃量入比照定擬者全在承審各官就案情之輕重斟酌辦理自可無虞枉縱茲據該撫咨稱南省現有捕人被罪人按倒騎壓揢住咽喉情急

湖廣司　　　　　　　　請示

格斃之案可否照罪人持仗拒捕格殺之律予以勿論咨請部示等因查捕人擅殺不拒捕罪人律應擬絞其格殺持仗拒捕之罪人律得勿論罪名出入懸殊自應詳核案情分別問擬方足以成信讞乃該撫並不將全案情節詳細聲明僅渾舉數語咨請部示本部豈能懸揣定斷況律無明文之案名例內原有比附定擬之條司讞者儘可援照辦理詳咨本部再行核覆若必俟請示後始行定斷則是本部自擬自核殊非政體至該撫所稱罪人與捕者互扭同跌落

水捕人幸而不死罪人跌溺致命之案可否照格殺
勿論之律辦理等語查因逃走捕者逐而殺之律得
勿論令罪人與捕者互扭同跌落水捕人幸而得生
在捕人意在捉拏並無毆打之心其跌溺致斃實非
意料所及自可比律予以勿論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湖廣司

請示

河南司

查例載指稱買求中式誆騙生員人等財物如誆騙
已成財已入手無論贓数多寡枷號三個月發烟瘴
地面充軍等語此案馬進寶以買求中式為由設計
掉騙譚錫明銀两前經該撫將馬進寶審係姧匪夥
衆丟包誆取財物贓至一百二十两以上絞監候例
擬絞監候等因具題經 臣部查奸匪丟包照搶奪治
罪之例係專指假稱搜檢乘機攫取跡近搶奪者而
言至指稱營幹乘間掉換銀両自有誆騙已成之例

河南司　馬進寶

可援令馬進寶因向譚錫明指稱中式武舉乘機掉
換銀兩在譚錫明意圖中式以致誤墮其術本有應
得之咎固與孤單行客不同而馬進寶設計誆騙乘
其醉後潛行掉換亦與丟包後公然搜檢者逈別自
應即照指稱買求中式誆騙已成擬軍加枷之例定
斷該撫將馬進寶依奸匪丟包照搶奪逾貫例擬以
絞候實屬悮會例意應令該撫另行按例妥擬等因
具題奉
旨
部駁甚是依議欽此欽遵行文該撫去後旋據該撫查

明檢舉将馬進寶改擬軍罪咨部更正　臣部正在核
辦間復據該撫遵駁改擬具題　臣部查核情罪相符
應如該撫所題馬進寶合依指稱買求中式誆騙生
員人等財物如誆騙已成財已入手無論贓数多寡
枷號三個月發烟瘴地面充軍例枷號三個月發烟
瘴地面充軍到配杖一百折責安置該撫疏稱該犯
馬進寶逃後訊無另犯不法及知情容留之人應毋
庸議仍在該犯名下追贓入官逸犯李志等飭緝獲
日另結等語應如該撫所題辦理逸犯李志等應令

河南司　　　　　　　　　　馬進寶

該撫嚴飭勒緝務獲究報至此案將應擬軍罪人犯
錯擬絞罪承審各官例有處分雖續據查明自行檢
舉惟該撫具咨檢舉到部之日已在本部題駁奉
旨咨行之後未便准其檢舉所有應議職名恭候
命下臣部移咨吏部照例辦理再此案

陝西司

刑部為會稿事准理藩院將寧夏駐扎部員詳蒙古婦人烏巴里自縊身死一案會稿送議前來　查刑例載誣良為竊之案捆縛嚇詐逼認致令自盡者擬絞監候若止空言捏指並未誣告到官亦無捆縛嚇詐逼認情事死由自盡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疑賊致斃人命之案悉照謀故鬥殺及威力制縛主使並威逼人致死各本律例定擬又因事用強毆打威逼人致死果有致命重傷及成殘廢篤疾者雖有自

陝西司

梅林羅布藏色楞

盡實跡發近邊充軍其致命而非重傷及重傷而非致命者杖一百徒三年又律載地界內有死人里長地鄰不申報官司檢驗而輒移他處及埋藏者杖八十以致殘毀者杖六十徒一年各等語此案梅林羅布藏色楞因民人魏九兒被竊衣物向伊告知後有蒙古婦人烏巴里借衣包裹央沁里典當羅布藏色楞瞥見心疑沁里烏巴里行竊當時捉獲約同梅林津巴等審問因其不認將烏巴里用棍壓槓烏巴里始行供明係借董姓衣服即行釋放烏巴里回家後

自縊身死羅布藏色楞聞知畏罪起意令達魯噶等
移屍滅跡致被野獸殘食旋經被控破案前據該部
員將羅布藏色楞比照棄屍為首律杖一百流三千
里津巴等擬杖經理藩院以案情未確駁令覆訊另
行辦理等因去後茲據該部員將羅布藏色楞照誣
良為竊嚇詐逼認因而致死例擬絞監候聽從審問
之津巴等照為從律減等擬流聽從抬屍之達魯噶
等照移屍律擬杖八十等因由理藩院會議到部本
部查疑竊致斃人命與誣竊致斃人命罪名輕重各

陝西司　　梅林羅布藏色楞

殊司讞者自應研究確情分別定斷不得率將疑竊
之案科以誣竊之條致滋出入令梅林羅布藏色楞
因魏九兒被竊衣物向伊告知遼蒙古婦人烏巴里
借得衣色央人典當經伊撞見捉獲雖於盤問不認
之後用棍壓槓惟一經訊明即行釋放其為衅起疑
竊並非有心誣指尚屬可信烏巴里死由自盡自應
將羅布藏色楞照威逼人致死本例究明有無致命
重傷及是否已成殘廢篤疾分別問擬軍徒為從之
津巴等五犯減一等定斷該部員率依誣竊致死例

將羅布藏色楞擬絞津巴等擬流係屬錯誤至案內之達魯噶等七犯如果當羅布藏色楞拷問烏巴里之時有在場助勢情事自應即依為從例減等問擬若僅止事後聽從移屍以致屍遭野獸殘食亦應照移屍以致殘毀律為從減一等科以滿杖該部員將達魯噶等問擬杖八十亦屬錯誤罪關生死出入本部碍難懸擬應令該部員會同研究明確分别按例安擬到日再議惟係蒙古應否如斯應聽理藩院酌議後再行送回本部會畫可也

陝西司

梅林羅布藏色楞

陝西司

查婦女犯姦致翁姑　自盡之案例應究明是否死者縱容袒護分別問擬若死者並未縱容袒護即應將犯姦之婦照例擬以絞決不能因係其夫縱容遽寬其決不待時之罪惟細核案情陶李氏與胡啟賢通姦經伊姑陶盧氏兩次撞見不過斥罵禁絕並無忿欲自盡之心嗣因伊夫陶大青行竊稻穀被人攆逐陶盧氏始行自盡是陶盧氏之哭泣怨命雖有該氏先曾犯姦之言而陶盧氏之憂忿戕生實因伊夫復

陝西司　陶李氏

行犯竊所致罪坐所由自應耑將陶大青依例問擬
繯首即謂陶盧氏自盡之時究曾牽及該氏犯姦之
事未便令該氏脫然事外亦祇可酌擬實發已足以
昭懲創乃該撫既將陶大青依犯盜致母自盡例問
擬絞決復將陶李氏於絞決例上量減為絞候殊未
允協罪關生死出入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另行
妥擬具題到日再議